

序

所謂大道至簡。天下事，就兩件：一是做什麼，二是怎麼做。教育事，也就兩件：教什麼，怎麼教。如此而已。

就教什麼的問題，中國教育最突出之點，就是把人文思想、人文情懷、人文精神的培養，即如何做人、塑造人格放在首位。就怎麼教的問題，特別重視的是紮根教育、奠基教育，即童少時代的早期教育，也就是常說的啟蒙教育。

童幼時代的「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少年時代的「四書五經」，就成了大家公認的經典教育的基本內容。可以說，自唐宋以降，千百年來，碩學大儒，高官顯宦，無不出於此門！而由此打下的童子功，熔鑄的金色少年，將使一個人終生受用無窮！

啟蒙教育大體分這麼幾步，誦讀、識字、書寫。閱讀背誦，越早越好，從兒童開口說話即可開始。甚至更早，即可給嬰兒讀書講故事，吟詩唱

序

歌……薰陶漸染之功，是出乎想像的！

有人講，說自己是最沒出息的。但在這裡，我很想說說我自己的經歷。

我外祖母出生于進士之家，她的祖父、父親和叔父都是清末的進士，外祖母算得上是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了。我出生以後，外祖母是視如掌珠，愛如懷

寶。聽母親說，那時，我一哭，外婆就講故事，一講故事就不哭，我就是在那故事裡泡大的。《說岳全傳》、《楊家將》、《七俠五義》、《封神榜》、

《八百老虎鬧北京》等等，既繁且博，亦俗亦雅。現在回頭想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其中的兩部書，一個是《聊齋志異》，它使我懂得了什麼是人情、人性；一個是《東周列國志》，它使我知道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源頭何在。

這種文化的薰染刺激，竟然產生了一種「奇跡」。大家都知道男孩發語遲，女孩發語早，但是妹妹是周歲開口說話，我卻是十個月就開口說話了。那是一個暑假，在外上學的舅舅姨姨們都回來了，唱一支民國期間的「飄蕩飄蕩」的歌，最後一句歌詞，大家都忘了。這時候從未開口說話的我，突然破口而出，說出了那句唱詞。一家人驚喜萬分：「小弢子會說話了！」當時大

家都說，這首歌在孩子心裡不知道已經憋屈多久了，只是沒說出來！從這時候起，外祖母就開始教讀《神童詩》、《三》、《百》、《千》……到三四歲時，主要的蒙學經典差不多都可以背誦了。我清楚的記得，在背誦認讀當中，有一種識字的渴望，外祖母就因勢利導，指文認字，漸漸認了許多字。

根據前人的統計，《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三部蒙學經典，不重的字共兩千七百二十個，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基本都認識了這些字。由此看來，這種認字之功一般兒童在七八歲以前，都可以完成，這就叫「集中識字，經典啟蒙」。也就是說，在童幼時期完全可以完成三千常用字的識字教學任務。由此進入四書五經，就順理成章，水到渠成，沒有多大問題了。而現在的小學語文一至六年級十二冊，生字量只有兩千六百八十幾個字。從兒童誦讀識字認知規律方面講，現在的小學教材，就有些滯後了。換句話說，抑滯了兒童的靈氣，浪費了兒童的天才。這是很遺憾的！

清代潘子聲先生的《養蒙針度》，把「三百千」、「四書」、「五經」以及《國語》、《國策》、秦漢、魏晉、元明文章總共八千多個單字盡收其

中。可以說是「一部好字典」。而其中最具有價值的是「蒙學經典」和「四書五經」中所收的三千多常用字。這對於少年兒童的識文認字有很重要的開啟之功。

漢字的要素主要有四點：讀音、形體、意義、用法。《養蒙針度》主要是字音、字義的用法。《養蒙針度》在注音方面，用的是直音法，即用同音字讓人先知其音，這比反切更適宜兒童少年識讀。比如：「人，音仁。」、「遷，音千。」、「有，音友。」、「揚，音羊。」等等。

在字形方面，他沒有用篆字及甲金文等古文字來分析文字的源流，似乎是個缺憾。但這也正是它的優點所在。要知道，唐宋以來，大家讀的書都是用的楷體、宋體一類的正體字。無需講究探討篆字怎麼寫，金文甲文怎麼寫，從筆勢上追筆意，追求每個字的源頭。特別是兒童，是知其「當然」即可，不必追求「所以然」者。這是一條開始識字的認知規律。現在有人教兒童學習不以經典為主，反而要求學生去背誦字典，且學習識字不以楷體為主，反而以篆字為先，強迫學生過早地去了解字形、字義。我認為這是一種

誤導，是一種事倍功半的謬舉！

在釋義方面，講的也比較簡明扼要。比如：「善，良也。」、「昔，往日、前代也」、「義，事之宜也。」、「玄，妙也。」等等，這是實詞方面的解釋。而虛詞方面的解釋，比如：「之，語助辭。」、「乎，疑辭，語之餘也。」、「焉，語終之辭。」、「也，決辭。」等等。這就牽涉到了語法功能即語用的問題。此外，還涉及到了異讀、異義和不同詞性、不同用法的问题。比如：「教，音較，訓也，又平聲。」，「教」有去聲和平聲兩讀；「讀，音豆，凡經書成文語絕處曰句。語未絕而點分以便誦讀，曰讀。」，這裡是句讀的讀，就是現在寫的「逗」字；「之，語助辭。又往也，適也。」，「往也、適也」就指出了「之」字不同的詞性和意義；「而，汝也，又助語發端之始。」，「汝也」就是第二人稱「你」，「助語發端之始」就是順連或逆連的連詞。例如「子曰：學而時習之。」這是順接連詞。「人不知而不愠。」這是逆接連詞。

總之，《養蒙針度》基本具備了現代詞典的功能。當然，從詞典學上說

其中還有不少可商榷之處。但是，用於兒童識字，已經很好了。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說，它在那個時代對國學識字教育是有其貢獻的，即使用于現在也不失為一部國學教育的重要工具書。

南陽布衣聶振弢謹序時在丙申孟夏廿八日也

重印《養蒙針度》緣起

說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次第和學習內容，其實再無研討辯論之必要，成書於七百年前的《三字經》中早已為我們講得明明白白。《三字經》云：「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只此數語，便是修學的必然門徑，「倘捨此路，必常行荊棘之中矣」。

在這個學習綱要當中，可能現在最令大家困惑的便是這「小學」二字究竟所云何義？

「小學」的第一個意思是对兒童、少年實施初級教育的學校。譬如朱子《大學章句序》有云：「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漢代稱文字學為「小學」。因為蒙童在小學裡要學習文字，故而得名。

隋唐以後，學者將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統稱「小學」。

緣起

南宋初年，朱夫子與其弟子劉清之從前代經史典籍中擷取有助於學生日常行為規範的句子會集成書，取名《小學》。朱子曾道：「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個是做人的樣子。」當一些沒有接受過小學教育的成人向他請教時，他依然建議讀《小學》，以「補填前日欠缺」，從而「栽種後來根株」。宋朝之後的元、明、清三代都十分推尊此書，清朝政府更是明確規定童生入學考試要必考《小學》。

顯而易見，《三字經》中所說的「小學」是指朱子會集的教材《小學》，並不是指學校的「小學」或考據學中的「小學」。

朱子認為在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聖賢坯璞」，因為此時的學童智識未開、物慾未染，記性好而悟性差，所以應當教其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而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依次讀誦經典而不必開解義理。與重點在於「教事」的小學不同，大學教育的重點在於「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譬如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以拋光修飾，使其最終成才成器。

朱子所提倡的教學方法是合乎兒童認知規律的自然之道，是不可違背的。而現在有學者提出讓蒙童必須先識漢字、明字義，然後再讀經典，這其實是對「小學終，至四書」一句經文的誤解。

三國以下的文章，我們有文言文基礎的同學去看它，十之八九都可以明白，其不能明白的部分，則需藉助小學。三國以上的文章，則要更多地依靠小學來研究才能明了。我們若不想研究小學，除非是和古人絕緣，否則我們還想明瞭經典義理，還想引用古書，假如不懂小學，那是很容易鬧笑話的。但是我們所說的「通小學」卻和專門去研究有所不同，因為我們還要去研究經史典籍，不可能用很多時間去專研小學，只能說略通大概而已。民國年間研究小學的頂級專家章太炎先生就是這麼教人的。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曾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我輩須知，此乃啟信之語，是「矯枉必先過正」之舉，焉可作真實之說？若執著此言，那麼請問《論語》當為第幾種

書？《易經》又當為第幾種書呢？譬如明代文人曾有「自從一讀《楞嚴》後，不看人間糟粕書」的詩句，我輩若執此為是，則儒家四庫之書，佛家三藏之典又留之甚用，何消一讀？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如人參、靈芝縱然貴重，卻非萬靈之藥；牛溲、馬勃雖系至賤，亦屬有用之材。足見藥不分貴賤，可對症根治者便為最佳良藥；書無論高下，能契機契理者即是無上好書。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清晰的認識，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不過是鑽研學問的工具，適時學習則可事半功倍、自然逢源；而過早學習則無異於揠苗助長，結果必然是促其夭折；成年人學習則是捨策追羊的補救措施；而放棄經典去專研小學，則是末勝其本、買櫝還珠了。——待學生將當讀之書俱都爛熟於胸已畢，先為其開講考據之學，然後在開解經典義理之時，自然就如竹迎刃，師逸而功倍了。

一言以蔽之，小學教育階段惟有二事：讀誦經典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老師可在學童讀誦經典之餘將經典之中的生字集中挑出，逐字皆用

篆體、正體、簡體三種寫出，教學童辨識。將《說文》中的五百四十部首編成口歌教學童記誦可也，卻談不上學習文字學。亦不必令其過早握筆書寫，因為小孩尚在發育階段，小關節不發達，過早握筆，有害無益。

據唐代文人馮翊子的《桂苑叢談·史遺》載，唐肅宗年間，潤州刺史鄭代的侄女鄭采娘七夕祭織女，織女送她一枚金針，囑她綴於紙上置於裙帶之中，三天不開口講話，便會具有奇巧。後人於是便用「金針度人」來比喻把祕法、訣竅傳授給別人，想必此應是《養蒙針度》一書得名的由來。此書所收錄八千餘字，字字可用，無一廢字，此是《說文》所不及處。若能與《說文》互參互照，必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這也正是我們香港漢學院此次提倡重印此書的原因所在。

關於儒家文化的具體學習內容和次第，不才曾有專文論及，茲不繁絮。上智者只可循之而速進，卻不可躐等；下愚者只可依之而緩行，切不可中輟！因為儒家教育之法，惟有真積而漸成，並無猛進而頓悟。學者須明辨於斯！

丙申清和月古宛因緣生謹識於香港漢學院

緣起

三

養蒙針度原序

古者教設庠序必先之以養
蒙蒙養既正則進德修業日
就月將得力快而入門易故
開首先令認字使子弟耳目
並用詳其音義辨其句讀自

小學入於大學由淺而深自
博而約童而嫻熟脉絡條貫
幾於成文成誦無不從識字
來也吾師虞山潘子聲先生
熙朝名宿志敦高尚不慕榮
利家有藏書探求博覽不涉

世務平居嚴正自持或嗤其

拘々自好何為生計師曰吾

非無求于人藉舌耕硯席以

供朝夕耳於是親舊重其人

每年假館授餐率生徒以教

之脩脯雖薄得餼饘粥焉嗟

乎世之蒙師不少子弟甚多
誰不歆幼學壯行優入希聖
希賢之域豈知師傳不善朝
誦夕忘嘗見人家子弟讀書
一兩年後指示讀過字義茫
然如夢安望四書五經百家

子史之字皆識其貽譏於大方豈少哉夫蒙童不先識字習慣口傳遷延強記自哄自愚猶人之病根不療終為患害良可痛惜吾師啟迪有方循々善誘歷數十年館課之